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皇明通紀法傳錄卷十九

東莞 陳 建 輯 西湖

高汝栻 訂

高貽穀 校

英宗睿皇帝紀

帝章皇帝長子宣德二年孫皇后所生宣宗崩年九歲時倡國有長君之議

輔三楊英國而定乙卯正月初十日即

皇帝位建元正統己巳北狩庚午七月

四變尊爲太上皇帝居南宮丁丑正

月復辟改元天順至甲申正月十七日

崩在位前後共二十二年壽四十八上

徽號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天憲武

至德廣孝睿皇帝

廟號英宗葬裕陵

丙辰 正統元年正月九日開經筵以太師英國公張輔

知經筵事太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同知經筵事少詹

三楊德業
詩開經筵
而君子已
知君臣之

情不類矣

宜廟以前
無日不御
大學書接
君臣商確
政務所以
天下號稱
太平至此
明堂事體
二學

事王直王英講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陳循侍讀苗衷
侍講高穀修撰馬愉曹鼐並充經筵官進講九卿掌印
官侍班給事御史各二員侍儀禮畢賜宴及賜金幣鈔
錠有差○時中官王振用事考功郎中李茂弘嘗言可
憂者君臣之情不通經筵進講不過應文具以粉飾太
平而朕隔蒙蔽未必無意外之虞也遂抗章致仕而去
○命僉都御史王翱鎮守陝西○擢侍講劉永清爲廣
東右布政使楊士奇薦其才堪繁劇故也○二月會試
天下舉人命少詹事王直侍講學士陳循爲考試官取
劉定之等一百人○三月廷試賜周旋陳文劉定之等

減各郡秋
糧

甯城廣父
字下獄

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令減浙江嘉湖直隸蘇松等府
官田准民田起科之秋糧。蘇州府減秋糧八十餘萬石。
他府有差。○命兵部左侍郎柴車、叅贊陝西軍務先是
虜酋朶兒只伯擁衆入寇，鎮番副總兵劉廣出兵往援。
遇虜而退，虜隨迫涼州。廣閉門不敢出，虜大掠而去。廣
不以實聞，反奏功邀賞。車劾其罔上不法諸事，請置之
法。詔減送廣父子至京下獄，又劾奏寧夏守將失律，亦
召還。朝廷以車公廉詳慎，可當師帥之任，故有是命。
仍黃金文綺賜之。○召山東左布政使劉中敷爲戶部
尚書。○召應天府尹劇瑩爲兵部左侍郎。○北方郡縣

多蝗遣工部侍郎邵旻捕之○行在左都御史顧佐乞致仕許之以江西右布政使陳智爲右都御史代之是年考察御史邵宗九載任滿吏部上其事語優佐佐遂請老去佐性嚴重守正嫉邪人雖敬憚不無忌之竟擯去

提學自天
明時方有
完員正德
九年始飲
給關防以
碑勅論宗
教化振士
風崇正學
善法庶民
爲評也

始設提督學校官員各省設按察司副使或僉事各一員南北直隸監察御史各一員請勅專一提督○優免先聖先賢子孫差役○十月望車駕閱武于將臺命請將騎射以三矢爲率受命者萬餘惟騎馬都尉井源臂弓躍馬三發三中萬人發聲歡天地正亦大喜

徹上尊賜之。觀者相謂曰：往年王太監閱武，紀廣驟陞三級，今萬乘閱武，豈但一杯酒已邪？竟無殊擢。○十二月，命兵部尚書王驥巡邊，先是鎮守平涼等處僉都御史羅亨信與都督趙汝率、岷洮等衛兵巡邊，遇虜安與都督蔣貴用都指揮安敬議逗撓不行，亨信至其營責之曰：汝輩受國厚恩，臨敵退縮，安用汝握重兵爲？且汝特畏死耳。死三尺法孰若死敵？貴等色變以芻根不繼爲解，卽上章劾貴等。老師玩寇，散教怯懦，不忠，侵尅軍餉，乞正其罪，以振軍法，勵將士。上乃令王驥巡邊整飭邊務，便宜行事。

丁巳正統二年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庭。○兵部尚書王驥巡邊至甘肅，斬有罪都指揮安敬，遣兵敗北虜于莊浪。先是驥受命馳至甘肅，稽閱邊備，見莊浪未昌山丹路守兵俱少，烽埃不飭，軍無紀律。歎曰：邊防如此，而欲虜無侵陵難矣。翌日大集兵衆于轅門，問先年大軍遇虜于魚海而先退者，誰與？咸曰：都指揮安敬命引出，斬之。徇于衆曰：自今遇敵，畏縮者視此。三軍股慄，因簡閱戍兵，謹烽埃，嚴師伍，勸訓練，利器械，軍容肅然。既而虜酋已禿孛羅入寇莊浪，驥遣都指揮衛榮授以方略，擊敗之，俘獲甚衆。寇知有備，引兵還。

元達感得
若人又胡
其焉

知院阿魯等納款于朝。驥以甘州官軍冗濫，徒費糧餉，乃選留二萬五千餘，還本衛更番代上。於是兵得休息，民減轉輸之勞。驥尋還京師。○右僉都御史魯穆卒。

穆，浙江天台人。由御史遷福建僉事，超拜今職。爲人剛正清慎，寡嗜慾。歷事中外二十餘年，廉介之操如一日。宋無餘貲，既沒，無以爲殮。聞者莫不嗟悼。公卿將治其喪而歸。

九月，甘肅守臣報北虜復犯邊。十月，勅王驥復詣甘肅，總督諸軍以備之。時助衛陳儀言于上，請以寧夏甘

肅節精銳，俟春煖俱發，諸道並進，且約瓦剌相犄角，虜破敗之餘，必就擒戮，此萬全之計也。上然之。儀平

江伯陳諫子。○召溫州府知府何文淵爲刑部右侍郎。

先朝子續
良吏或寡
勞政不齊
或獎或貶
予敘舞作
典矣才所
以激屬

各舉所知
朋是美事
而行之既
久公道漸
漸正紹六
七年以後
得官公新
受恩私室
進退人十

文淵江西廣信人初爲監察御史 宣德中朝廷以
江南諸大郡難治者命大臣擇京朝官出守不見實
效賜璽書馳驛之任文淵預焉文淵有治才在溫六
年廉靜寡欲一郡大治當時浙東守稱爲第一尋入
彭年入便殿命近臣傳旨獎
勵并以御製招降歌賜之

勅方面郡守有缺照舊在京三品以上保舉時有言方

面官及府州正專用保舉卽是恩出於下欲如 洪武

未禁故事皆令吏部選除 上命內閣議之楊士奇等

上疏言 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

得人百姓受害是以 宣宗皇帝勅令大臣保舉自茲

以往多得其人間有一二匪才蓋緣舉主審察不至亦

或實是徇私所司不行糾舉以致如此昔齊太宗力行

例置良可
然嘆○此
法只舉初
節釋

貢院災

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天下斗
米三錢之效近年有等京官無人保舉造爲謫語專欲
毀壞先帝良法伏望聖斷只依先皇帝勅旨而
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
謹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矣詔從其言○秋八月順天
貢院災翰林侍講曾鶴齡主考順天鄉試初試之夕塲
屋火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爲言惟欲
請葺塲屋以終後兩試鶴齡曰必更試然後將百弊以
昭至公不然雖無所私此心亦欺朝廷何惜一日之
費不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鶴齡

皇明法傳錄

卷十九

齊皇帝

五

言人皆備服云○進贊理陝西軍務侍郎柴車祿從二品車盡心邊務每糾劾將佐欺玩章前後凡數十上或怵以後患車曰吾敢愛身以誤國也同事者或不悅其所爲車亦惡其樂宴樂忽大計遂斷酒肉澹泊以自處凡宴樂皆不與而持論益堅據理守正每有功賞雖勅下必覆驗而後行詐冒必糾正之岷州土官都指揮后能以家人冒功得陞賞車奏罷所陞官能復以爲請上宥之車反覆論其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按覈皆請罷今宥能如諸人何若無功而得官則捐軀成敵者何以待之詔嘉車忠誠遣使以金綺賜之仍進

從二品祿

正統初年三楊嘗國西事之戾。朝廷處置頗爲得宜。自戮去敬而軍令肅。城劉廣而欺玩懲。正后能非月而功非核。付王驥以便宜而闕外專。賞紫車之忠誠。而人臣之盡職者。勸守法者不撓。此西師所以終奏膚功。而任虜卒于破滅。此三楊所以可稱與。

戊午正統三年春 宣宗皇帝寶錄成。大學士楊士奇

以寶錄成
進官始此

楊榮俱進少師。楊溥進少保。餘進秩有差。廷臣以寶錄成進官始此。○王驥等帥師敗虜于塞外。虜酋阿台朶

兒只伯成走。先是驥至邊。復申號令。將士咸奮。曰。願與

虜一戰。雪數年之耻。居無何。虜入寇邊。驥選精兵二千。

遣都督蔣貴將之。臨行戒之曰。兵精氣銳。遇賊不能勦。

皇明法傳錄 卷十九 肅皇帝

六

殺無復相見。貴父子感奮以往，繼遣趙安率兵由東涼州踰白鴉孤口，北抵赤林鐵門諸關，爲犄角之勢。貴遇虜于石城兒泉，破走之。驥與太監魯安都督任禮帥馬步出鎮夷關，與貴期以狼心山舉火爲號。貴襲阿台及朶兒只伯巢穴，與任禮等縱兵夾攻于梧桐林，擒其驍將虎都丹等三十餘人，復進兵至野狐心、青羊山，轉戰二千餘里，俘賊男婦二千餘口，馬駝畜產不可勝計。虜首率數十騎遠竄尋處。○夏命太監阮安督治楊村決河。○直隸江北大水，地方被災，鹽課虧少。上命巡撫侍郎周忱往視之，忱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月

量撥一二萬石運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下年預納秋糧其米在場聽令竈戶將私鹽于附近場分上納卽照時價給還糧米食用於時米貴鹽賤官得貸鹽積聚民得食米安生而上下賴之○凡水縣典史曾泉以御史降黜自宣德六年到任操行廉謹滙事勤能勸學興禮督農事稽女工尤恤貧窘無牛具者勸與耕種無綿花者借與紡績時歷鄉村察其勤惰又率民墾荒田以收穀麥伐材木以易貨財用以納通稅辦軍需官有儲積民無科擾以其羨餘造船以備糧運置棺以助喪歷仕三年俗醜訟簡家給人足沒已三

南北更成
非但水土

不習亦道

途不便句

補軍伍之

或異于

此

事指制

更張殊不

如因時

功固可賞

而王振之

年民懷其惠河南叅政孫原貞奏請追復其官以爲士
風之勸○楊士奇楊榮楊溥上言今遣御史清軍有以
陝西山東山西河南北京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有
以江浙閩廣川湖之人往北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製
北人苦于瘴癘南人苦于嚴寒多致疾凶深爲可憫又
西北二邊急于防守而所在勇壯之人乃發戍南方自
今邊卒清解者宜從南北所宜發戍詔廷臣議行之時
兵部侍郎鄒墊掌部事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
不勝其獎咎將誰歸卒不動○十月詔王興等還京師
論功命興以尚書兼大理寺卿二條並支柴車陞兵部

齊心漸生
吳龍川死
利之師進
與折出于
既

尚書仍贊理陝西軍務。命都御史羅亨信陞俸一級。封都督蔣貴定西伯。任禮寧遠伯趙安會昌伯。○雲南麓川宜慰思任發叛。寇邊侵掠騰衝南甸等處。

己未正統四年春。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侍郎兼學士王直學士。蘭從善爲考試官。取楊鼎等一百人。廷試賜施槃楊鼎倪謙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楊士奇乞致仕。不允。命還鄉省墓。遣中官阮江護送。且促歸。尋還京師。○逮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陳祚下獄。祚按湖廣。益持風紀。上言遼王不軌數事。上怒。遣官械繫下獄。論成未幾。王事自覺。乃宥之。改南京雲南道御史。

陳祚以言事龔中奇禍滿朝武宣山者十年舉族遭
內禁者又數年至是使械繫論或薛文清謂其勁節
苦心如金堅百鍊無改色
時論以比劉元城鐵漢云

新作京城九門成○召山東右布政使王質為戶部右
侍郎

質鳳陽人始由教官歷授御史薦陞今職臨政公勤
果決清操著聞在蜀出巡惟蔬食而已蜀人呼為王
青菘在山東
有惠政及民

京城大水詔求直言勅賑恤軍民被水之家○翰林編
修劉定之上言十事一言號令之由宜求其大公至正
久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為苟且二言公卿侍從宜時常
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二

下策如信
嘗河時石
見安勝胡
編富恤貧
遇僧尼察
時令皆聞

王青菘

傑目前金
軍降胡
一筆之為
與繁何以
置而不財
也

國初大約
循虞典九
年為滿以
故善取時
聞如孝文
時居官者
長子滿至
以官為氏
國家感時
氣象大變
然也

言降胡近處京師宜漸公其類移置南地四言宜以京
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五言宜倣唐制朝官
陛任之時舉賢良自代六言武臣子弟宜習翰墨七言
守令之官宜詳加察八言鋤富恤貧九言丁憂宜令終
制十言宜遇僧尼疏留中 ○陞蘇州府知府况鍾祿
正三品仍知府事鍾九載滿赴京當代軍民詣闕乞留
者數萬人詔陞鍾俸令復任再期以疾卒民立祠祀之
况蘇州益心民事剔盜除奸輕徭薄賦設濟農倉清
效懲繁防匪夫侵盜則置納運漢絲理周密簡約易
行皆政之美者也至于剛正之氣卓犖之才
清操一塵不染執守于夫莫回時鮮見其比
陞吉安府知府陳本深祿正三品仍知府事九載滿郡

人不忍其去相率乞留御史具以聞上從之增本深

俸俾復任在吉安前後凡八年致仕去民家戶祝之

本深寧波人治尚寬簡未嘗任智假威以取民有寬
抑必爲申理久之郡民仆服秉訟尤謹和折節以下
士未始
有怠

六月西域撤馬見罕遣使進良馬色玄蹄額皆白賜名

瑞頴詔畫史圖之○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綠邊空開

之處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

高汝祇曰邊儲之策有三越充國之留田遼中韓重
華之營田代北省上也勸民廣傳以待親召民開墾
以待輸者次也轉餉千里終歲嗷嗷庾中待哺
策斯下矣三策之得失其早辨之哉

更封故廣西總兵官都督同知山雲爲懷遠伯謚襄毅

如此有利
無害人樂
于興種而
邊儲易足

雲鎮廣西十餘年能廉以律已。號令嚴賞罰明。親率官軍與賊前後十餘戰。臨機應變。每以身先士卒。甘苦與衆共之。故人皆爲致效力。所向無前。蠻夷懾服。繼其後者。皆莫能及。○冬。楊士奇等上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至甚病者。有備故也。我太宗皇帝。篤意養民。其備荒皆有定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各于四鄉。置倉貯之。以時散歛。又相其地。宜開浚陂塘。修築圩岸。閘堤。以備水旱。而上下之民。安其業。此萬世之利也。歷歲既久。姦弊日滋。豪猾侵漁。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湮沒。或被占奪。稍遇凶災。民無所賴。風憲不舉。

邪本之論

立預備倉

妙兵兵動

民出粟亦

為鼓舞

此二事

三揚功也

可見張太

后能行其

言

倭夷際遇

想之寒心

今人每言

其風津津

有特色者

殆未思及

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繫甚切。請令所部擇遣京
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物平糶。儲以
備荒。陂塘閘埧。皆令修復。具實奏聞。郡縣官滿。以此舉
廢為殿。最風憲官。巡歷各務。稽查如有欺弊。怠廢者。其
奏罪之。庶幾官有實績。荒歲人民不至狼狽。切農無旱
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于此。上曰。此祖宗良法。美
意也。宜亟行之。○倭日本寇。浙東大蒿。入桃渚。官廩民
舍焚劫一空。驅掠少壯。發掘塚墓。束小兒于竿。柱沃之
沸湯。視其啼哭。拍手笑樂。捕得孕婦。村度男女。剝視中
否。為勝負。飲酒荒淫。穢惡不可言盡。積骸如陵。流血成

距

所官時時
陶翁者也

川城野蕭條。過者隕涕。於是朝廷下詔嚴備。命重師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修戰艦。合兵番屯。駐海上。食事陶成討平之。

先是入貢人船刀劍不奉束約。宣宗諭使臣後貢毋過三舟。使人毋過三百。刀劍毋過三十。續來貢如約。東受之。及源道義卒。命太監雷春甲祭王。遣使貢謝。自後方物戎器滿載而來。遇言兵燹云。入貢貢即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輒請俯順爽情。王客者爲重可。條奏許貢。後不爲例。嗣後而至。亦復如是。窺我無備。卽肆殺掠。滿載而歸。宣德末年。海防益修。賊不得開。貢稍如約。許其在京宴賞市易。飽恣其欲。已而備漸疎。遂驟斯禍。至嘉靖壬子。而大入寇矣。

沐晟沐昂奉命討思任發。師次路江。思任發遣其將檢斷江守。師不得渡。初。思任發未叛時。刁賓玉嘗遣苗

國家大事
往往爲一
人之私意
而敗良可
恨

晟晟兒子畜之至是晟遣使諭之降思任發伴許諾故
晟無渡江意緬檢數挑戰都督方政怒欲渡江攻之晟
不許攻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緬檢走之破賊柵
斬首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逼思任上江上江賊重炮少
選伏兵四起政求救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遣久之以
少兵往政知晟不力援已乃遣其子英遷曰汝急歸吾
死分也遂策馬突陣死一軍皆沒晟聞敗適春暮慮瘴
發遂焚江上積聚倉卒奔還永昌雲南藩臬以事聞
上遣使者責狀晟知不免遣人語使者曰吾主將失律
喪師罪應死遂飲藥至楚雄發病卒○十月廢遼王貴

月古小人
行事備以
三二中曾
不便將新

始爲庶人先是府臣爲貴給乞加祿上言簡王得罪

朝廷太祖時已加原貸削其儀衛止與校衛三百人仁
宗命倍加祿得支二千石宣宗又與旗軍三百朝廷親
親已至王於庶母最寡恩府臣不聞匡正直爲其請加
祿不允至是坐絕滅天理廢亂人倫廢爲庶人○造彈
天璿璣玉衡簡儀○編建僉事廖謨杖夾驛丞楊溥欲
坐以僞命楊士奇欲擬以因公致成互爭不決請裁于
太后王振因而進言謂溥與驛丞同鄉士奇與僉事同
鄉未免皆有私意僞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僉事
爲府同知太后聽之自是振漸恣內閣之過而權歸掌

隆守南京
十八年

握矣。○召守備南京襄城伯李隆選提督京營。

之以解
大體

庚申正統五年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參贊機務少

以得人心
見疑石

保南京戶部尚書王福卒。贈太保。謚忠宣。

福秉心正大。義利介然。天下皆知其為君子。斥奸

立存積常勝法。

高汝斌曰。國初鹽法。至于紆達。非必盡籠天下利。其始商人輸米不為。獲利甚大。故商賈得厚利。尤是恃緩急。祖宗大計也。自餘鹽法。行而鹽法壞矣。項者餘鹽之外。名目復有四五。而鹽法益壞矣。蓋行鹽之地。猶故也。食鹽之人。猶故也。而鹽出者。日益多。鹽安得不賤。賤則不售。不售則商人失利。故雖有邊急。商人。不樂中納。此蓋法意失。而緩急不可恃矣。舊氏謂事有千百之患。以目前小有利而為之者。此也。往者論鹽法之弊。半謂豪勢者。古中賣窩。今選召納。處命者。常不及數。求賣窩者。亦不可得。邊事尚何賴。

少師果而
有容謀而
善折之八
於國實錄

○以陳敬宗爲南京國子監祭酒

陳敬宗，慈谿人，容儀端整，步履有則，居太學，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厲諸生進學成德，贊宗之政，肅于朝，廷以是得名，亦以是得怨，故二十餘年不調，與北京李時勉同一約束，稱南陳北李云。

七月少師大學士楊榮卒于杭州，贈太師，諡文敏。

宣德 正統間，名臣稱三楊先生，以文貞爲西楊，文敏爲東楊，蓋因居第以別之。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文廟英武，學厚，奏對少能稱旨，惟榮凡事審試，必參決焉。文廟不樂，甚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每秋勅文武大臣審錄重囚，自英國公而下，俱送遊候，二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不決，至不可了，東楊片言折之，果皆赦服，有濟人及物之仁，而不忍却人之佩。人以是短之，其輔理之功在。仁宗時固亦有光，而宣廟英武，乾綱獨斷，百司守令，久任不更，官民相安，天下號爲太平。三楊之名，所由以著。至安南叛，遣新龍易位，勅使有午，頻泛西洋，曾無一語，權歸常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于土木之大。

受業實履之春秋責備賢者其能道哉。

命侍讀學士苗衷馬愉侍講曹鼎並入內閣參贊機務。先是王振謂楊士奇曰。朝廷事虧三位老先生。然正先生亦高齡。倦勤矣。其後當何如。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歿而後已。榮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薦幾箇後生報聖恩耳。振喜。令具名來。翌日即同薦曹鼎苗衷陳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他日士奇尤榮。榮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己乎。一旦內中出片紙。指命某人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士竟是吾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說。

自太祖相傳列聖臨朝每至日昃不遑飲食。英宗以幼冲卽位三楊處聖體易倦因創權制每日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詣閣下豫以各事處分陳上退奏止依所陳傳旨自後無人敢復祖宗之舊遂爲定制。

刊布憲綱于中外諸司憲綱一書肇于洪武厥後官制不同所宜因而改畫中外憲臣往往任情增益宣宗屢以爲言遂勅禮部同翰林儒臣考洪武舊文而申明之并洪武永樂以來所考風憲事體著在簡冊者悉入其中且益以訓戒之言凡出臣下所自增者皆削去之書成宣宗上賓未及頒行至是命刊印以頒布中外令諸司遵守○改廣西思恩州爲思恩府擢

蓋所記者
不無恭進
公皆大同
小異也

思恩州土官知州岑瑛爲知府以獲異僧也先是建文
帝既削髮披緇執楊應能度牒山走雲遊四方自湘湖
入蜀朝廷疑之命給事中胡濙等以訪張邁題爲名偏
物色焉不可得遂自蜀入雲南復遊閩最後入廣西至
橫州南門仙壽寺居住居十五年人不之知其徒歸者
甚衆恐事泄復遁往南寧陳步江一寺中歸者亦然去
之思恩知州岑瑛出行忽一僧當道立從者呵之自稱
爲建文帝自滇歷閩遊方至此今老矣欲送骸骨歸
帝鄉瑛大駭聞于巡按御史奏之迎至藩堂南面跣足
坐地自稱朱允炆曰胡濙名訪張邁題爲我也衆聞之

疎然聞于朝。乘傳至京師。有司皆以王禮見。比至上。遣內豎往視。咸不識。帝曰。固也。此曹安得及事我邪。吳誠在無命。誠往見誠。亦持疑。帝曰。不相見者。殆四十年。亦應難辨矣。吾語汝一事。昔某年某月某日。吾御便殿。汝侍膳。吾筋挾一醬。賜汝。汝兩手皆有托持。不可接。吾擲之地。汝伏地。以口銜取食之。汝寧忘之邪。誠聞言大慟。已而復命。遂迎入西內。名曰老佛。其寢所終。遣使齋糈。旌吉安府義民周怡等。復其家。怡等詣闕謝。各置勅書樓。以彰恩寵。

以一青
新易果三

廬陵周怡。周仁俊。吉水蓋文志。李維。蘇未。豐。揚子。羅修齡。蕭煥。陸未。新。賀。祈。年。賀。孟。璉。安。福。張。濟。秦。和。

千石所標
約而游廣

貞

在麓川以

太監督軍

務如此

楊五辨各出果二
千石以備賑濟

辛酉正統六年春命定西伯蔣貴爲征夷將軍總兵征
麓川以太監吉祥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
便宜賞罰時王振專政欲示威遠夷遂大發兵命貴等
征之驥奏奉廷臣隨軍贊畫太僕少卿李黃郎中侯璉
楊寧主事蔣琳等皆在行陛辭賜貴等金虎蓋細鎧弓
矢弊龍緋衣○侍讀劉球上言帝王馭夷狄不窮兵于
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于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歡
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深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
過乞降議者謂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圍邊徼之

井力于西
北戎衆之

正黃地

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爲麓川僻陋，滅之不爲武，釋之不爲怯。至于西北諸邊，宜謹烽燧，修墩堡，選將帥，練士卒，豐糧餉，備器械，庶爲有備無患。王振不從。○贈國初

疾節翰林侍制王禕爲翰林學士，賜諡忠文。先是建文

中嘗贈禕學士，諡文節。未樂初，凡建文所設施，悉皆

革去，無復敢稱其贈諡者。至是，蓋烏忝劉杰復請于朝

乞加卹典，乃有是命。○六月，右都御史陳智麗。○十月

修建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及乾清坤寧二宮。成十一月

朔，上御奉天殿朝羣臣，赦天下，賜百官落成交宴。

王振之橫也。上亦以先生呼之。三殿既成，賜百官
宴。故事，百官有罪，貴賤不得預。是日，上使內監覘

三殿自承
以延仁
宜聖二說
方虛可見
樂輸仁民
之至

先生何爲。據方大怒。謂來暨曰。周公輔成王。屬天子。禮樂。表獨不可一坐。大賢復命。上威然。乃命東華。開中門。持發一宴。于便殿。迎據以入。據至。問何故。曰。詔命公。由中人飲宴。據曰。豈可乎。至門外。百官皆伏。謝。據始悅。

詔京師各衙門除行在之稱。未崇初。議遷都。設六部等衙門。各稱行在某部。十八年定都于北。除行在二字。其舊在南京者。加行在二字。洪熙初。仁宗欲回都南。京北京各衙門。俱稱行在。至是。官殿完。仍定都北京。復除行在二字。遂爲永制。

陳建曰。古今天下大都會有四。曰長安。曰洛陽。曰汴。曰燕。四者固作建都之地。總不如洛陽。何也。建都一形勢險固。一運漕便利。三居中而應四方。長安雖形險。而漕運艱難。汴梁居四方之中。而平夷無險。四面

燕都接壤
西北諸郡
寔在門庭
使入覆食
弊安易曰
其凶其凶
繫于苞桑
祖宗之廟
誠遠矣

受敵。洛陽三善。虞備。故宋范仲淹。欲營都而偏與
作。誠者。張焉。國初。命詔文太子。歷都邑。亦以洛陽
爲上。自燕形勢。自昔。稱雄。會通。情運。今日。頗便。然北
大近胡。南太遠。越北。距塞。不二百里。無藩籬之固。而
天子自爲守。南距。珠厓。大詔。始萬里。而遠。何邊。固不
固。胡騎疾馳。自胡。河川。古北口。一日。可至。城下。且近
日。紫荆。諸關。任在。失守。黃河。遷徙。衝決。不常。而秋。高
馬肥。胡兒。輒起。捨黃。裏之。想。據臨。清。明。候之地。則形
勢。與。漕。運。併。失。之。矣。可。慮。不。尤。甚。乎。祖宗。之時。只
如其。甲。兵。之。強。國。勢。之。盛。都。南。都。北。無。所。不。可。而。不
知。強。弱。無。常。形。盛。衰。無。定。理。創。業。方。興。之。世。與。承。平
治。靖。之。勢。固。倍。徙。什。百。不。侔。也。今。嘉。靖。聖。天。子。勵
精。圖。治。而。醜。虜。猶。時。肆。憑。陵。胡。馬。直。抵。近。郊。京。師。九
門。爲。之。晝。閉。昌平。陵。寢。爲。之。震。驚。斥。庸。紫。荆。爲。虜。挺
突。良。鄉。通。州。爲。虜。外。府。數。十。年。後。吾
不知。其。所。終。杞。人。之。憂。實。深。取。耿

右副都御史吳訥乞致仕許之

請蘇州常熟人。未幾。未。舉。醫。生。至。南。京。仁。宗。監
國。聞。其。賢。命。教。功。臣。子。弟。送。拜。監。察。御。史。歷。陞。金。都

被川本是

吏解送不

會中國一

郡縣而賦

統兵十五

萬碑餉半

天下夾在

其不厭哉

然驥然而

恩任發後

及欲縛之

不得感於

審而還殺

無事驗極

東南殆不

何言矣

副都御史謝履方居約不以窮達
易所守有小學集解諸書行世

將貴王驥等討麓川大破之賊首恩任發遁先是夫軍
至雲南賊攻大候州甚急驥遣兵敗之遂進至金齒分
兵爲三道徑抵上江上江者賊砦所在也攻三日不
下會天大風驥命縱火焚棚因督軍乘勢力戰斬首五
萬餘級賊敗死保險爲拒驥等益麾兵深入破連環七
砦于沙木籠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險賊死者十餘
萬恩任發遁去乃還

吳棫曰從信錄云王驥乘勝移兵討韋郎羅韋郎羅
維摩賊僭稱廣新王驥遣偏師抵賊境賊懼走安南
傳檄至安南安南人
斬賊首來獻送班師

行各就館
為要事

閏十一月以李時勉為國子監祭酒勉在太學崇廉耻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一新條教變士習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藥久不能娶者節縮餐錢力為贍養督諸生誦讀興寢為常燈光達旦恩義浹洽不啻父子太師英國公偕侯伯二十餘人詣監聽講講罷燕飲侯伯讓坐惟英公與之抗禮

壬戌正統七年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右侍郎兼學士王英侍讀學士苗衷為考試官取姚夔等一百五十八人○三月廷試賜劉儼呂原黃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論破麓川功進封蔣賢定西侯封王驥靖遠伯

兵部郎中侯璉、禮部右侍郎楊寧、刑部右侍郎餘陞、賞
有差、贈方政、威遠伯、謚忠毅。

實不可及

武臣不說
字何者

蔣青起自行伍一卒之微其為將也。能與士卒同甘
苦。凡出征。衣糧器械不發一人親帶而行。與士卒無
異。及臨戰陣。必當先直衝敵。皆披靡。子弟及士卒如
乘追隨以成。向敗用是往往取勝。其勝也。未嘗不親
手擊殺數十人。所恨者不識字耳。以
此想于謀畧。必得軍師而後成功。

丘文莊公
欲廣行運
運以倚漕
之下處且
習水賦以
倍舊賦甚
為遠慮

今南京造度洋船三百五十隻。給官軍出海道。還糧赴
薊州等處。按正統中。暫行海運。後來不知何時始廢。山
東登州衛。每年裝載遼東布花鈔錠原設海船一百隻。
正統間猶存三十餘隻。後來登州路不復行。船亦盡廢。
○命右僉都御史王朝提督遼東軍務。時遼東守將屢

是亦一
然在邊
則可

失機朝廷以爲憂乃命翔往督之令便宜行事翔至守
將以下庭參翔詰責玩寇失機故將斬之再三哀請乃
已於是三軍股慄莫敢不用命踰月躬出巡邊自山海
關直抵開原高墻垣深溝塹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
斥候珠連壁貫千里相望仍簡閱戍卒更老弱賑貧窮
配鰥寡俾成室家人人感激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凡
詞訟專用贖法無問輕重量情以布絹穀粟贖罪雖人
亦令贖之曰償命無益疾者之家而財或足以濟其
用故行之不疑在邊數年措置糧數萬石銀萬餘兩
千餘匹邊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于戡守○

六月少師工部尚書吳中卒

中山東武城人初以國子生授大寧都司經歷未
樂初預靖難功居工部二十年卒追封荏平伯謚榮
襄

七月擢大理寺卿王文爲右都御史○擢兵科都給事
中王未和爲工部右侍郎

國初用人
惟以才望
不拘資格
如此

未和初由教官簡任兵科時方營建諸司廨署役繁
事嚴選勤厚平恕知大体能撫治者任之廷臣舉之
遂有
是擢

吏部尚書郭瑾罷瑾在吏部嘗言早蝗侍臣言大臣尸
位妨賢內批令自陳諸大臣遂皆乞去謝天譴瑾曰不
可主上幼沖吾輩皆先朝委任受付托一時請去誰與

唐臣愚義
四字得大

共理。宜引罪乞。既過。璉老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顧若
臣恩義如此。衆是其言。璉上書。留請大臣至。是都察院
王文疏。其貪墨。故罷之。璉秉銓十四年。名不及蹇義。然
採實行。不用浮薄游舉之士。能堅持強。忍自行其志。云
○擢禮部右侍郎王直爲吏部尚書。○冬十月。太皇
太后張氏崩。謚曰誠孝昭皇后。太后恭儉孝敬。

佐。宣廟十年儲位。十年。正統遵奉訓戒。勤慎不懈。
成祖每意欲易儲。嘗謂徐太后曰。媳婦兒好。因止不易。
及宣廟崩。太后將官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
悉皆罷去。裁禁中官。不許差遺。有詔。凡事皆必白于太

太后女中
免舜

后然後施行。委用三楊。政在臺閣。太監王振雖欲專而不敢也。每數日。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卽以帖開某口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責之。正統數年。天下休息。皆太后之力。人謂女中免舜信矣。

麓川假孫
王振欲殺
比武閣下
謂遠與不
足較且為
期守計地
不從

復命定西。侯蔣貴充總兵官。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提督軍務。征麓川。緬甸。先是思任發既敗。走緬大軍。還復出爲寇。命貴驥再督諸軍往取之。至雲南。檄緬令縛送思任。發緬人懷詐。黨惡。匿思任。發不遣。貴等民兵攻

任思發終
不可得而
殲撥東指
殆不可言

緬破之思任發復道去俘其妻子旋師加貴驥歲祿各

三百石

高汝棧曰緬夷在西南絕境上上無所不長元世祖舉兵克之其旁金齒等夷十有二部皆降即今三宣之地也史載南接六詔六詔者夷設以王為詔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業舍詔在諸部之南故曰南詔後唐改為雲南巴而改為大理王後唐改為長和其二猶以驛信為號唐史驛信在南詔西南六千八百里至王摩羅忠那以貞元間入貢蓋古朱波國也以今推之意緬甸八百等地即其遺矣

癸亥正統八年春擢監察御史馬昂為刑部右侍郎

昂滄州人俄表俊傑聲音洪亮貢入太學選授鴻臚序班以薦擢御史巡按有聲至是刑部禁囚劫獄而違尚書以下咸禁錮

四月雷擊奉天殿賜物詔羣臣直言得失○張太后崩

太監王振擅作威福遂無忌憚作大第于皇城又作智化寺于居東以祝釐自撰碑記翰林侍講劉球應詔直言十事其一言主上宜親政務權不可移于下振覽之謂其譏已也怒欲置之死會編修董璘自陳願爲大常卿得罪下詔獄而球疏中偶言太常官必得儒臣等語振卽令其黨錦永衛指揮馬順苦拷令璘誣招球爲畫此謀奉旨逮球陛前粹去球不知何坐第見縛至暗獄中斧鑿暴下支解其體球見刑不知所謂但曰死訴太祖太宗自是人緘口不敢言過數日球竟附順子數順之罪順不安命縊流誦經度之

張太后同聽政三楊居輪郭凡朝廷大事皆自三公處分數年政治清明太后上仙楊崇已沒士奇以子復之故堅臥不出海一人當事年老勢衰船登者皆委靡不能自振於是內閣之柄悉為王振所據生殺予奪盡在其手遂殺諫臣劉球去大臣之不附己者舉朝皆以翁父稱之廷臣無大小皆行跽禮○天順日錄記王振初得權喜人趨附廷臣初不知數以微譴見責始懼皆具禮進見初府部院寺大臣以後百執事及在外郡邑小吏無不具禮有權至千金者被其容接若登龍門君子付之太息而已○富國雜記云一夕振召兵科給事中薛性中至一處有門南向甚宏麗將自東樓詣門遙見都御史陳鑑王文跪門外俯首向北性中以爲上在步滿後微聞二人建諾而起急趨而前薛遇而問之曰上在幾處二人曰王太監也薛問然乃是索遼東圖言畢薛遂趨出是圖乃太宗朝所畫久藏兵科因圖籍屏壁其上尋之數日方得送之不知其何用也或曰李傑御史在光祿寺監收祭物見振不曉坐事送歸承衛獄捶之幾死東園欲發無邊充軍耳查圖最速者遼東鐵嶺衛故戍之其作威如此

下大理少卿薛瑄獄除名爲民初王振問于楊士奇吾
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時瑄爲山東提學食事乃
召爲大理少卿瑄至京士奇謂瑄宜詣振謝瑄曰安有
受爵公朝拜恩私門邪後遇諸途瑄又違衆不下禮振
滋不悅會指揮某處妻有色振侄王山欲娶之妻持不
可妾因誒告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京辨其冤
駁還之王文怒譖之于振振嗾言官劾瑄故出入人罪
請廷鞫振喜曰是周應成竟坐瑄成繫獄瑄怡然曰辨
冤獲咎成何足焉手持周易誦讀不廢至覆奏將決大
臣申款得免歸田○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九載考

黃師少

此從楊士
奇說也謝
錫香則港
出處不正
當無其祀
為禮部所

續至京王振素慕敬宗名欲致之門下適南直隸巡撫
周忱時亦在京謁振振以忱與敬宗同年微露其意忱
請敬宗達之敬宗曰其忝為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
無以見諸生忱乃謂振口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為
名先之以禮幣後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遣綵段羊酒求
書程子四箴敬宗為走筆書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兄
故為祭酒十八年竟不遷轉於是士大夫益高其風節
云敬宗浙江落籍人○追封元儒吳澄為臨川郡公從
祀孔子廟庭○冊皇后錢氏○瓦剌太師順寧王脫歡
成子也先嗣自脫歡殺阿魯台併吞諸部勢寔強盛也

楊嘉靖中
竟點之

先益橫屢犯塞北

甯時脫脫不花弱而也先強盛也先又以其子妻脫脫不花數年而快脫脫不花遣人並入貢馬得賜金帛無算使人皆解京師逆桀驚不恭時時掠道路我往來通事人變詐出好語告以中國虛實也先因言吾有不欲請婚尙朝公主通事謾應之曰吾爲爾奏皇帝已許爾矣也先大喜遂請釋諸酋欲具進聘禮云

德惠厚疏
誰用法寬
平細事簡
易緝賊十
餘年人呼
爲楊子爺

召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鑑選轉左都御史掌院事以右都御史王文代巡撫陝西○十一月宣德廢后靜恭仙師胡氏薨○楊士奇子楊稷有罪逮繫法司

天順日錄記士奇晚年溺愛其子莫知其惡已而有藩臬出巡者以實來告士奇反聽子之說而疑之有問附說子之善者善之時法司奏其人命數十始得不符已符之司寇而士奇老病不能起朝廷猶

太學成
上臨幸

道之以所
易

慰安焉。司寇既論其罪，抵法斬之。謝人預爲祭文，數其惡，天下傳誦焉。

甲子正統九年春，新建太學成。上臨幸，祗謁先聖，行

釋奠禮。先是太學猶因元陋，吏部主事李賢上言：國家

建都北京以來，所廢弛者莫甚于太學。所創新者莫多

于佛寺。舉措如是，可謂舛矣。若重修太學，雖極壯麗，不

過一佛寺之費。請及時修舉，以致養賢及民之效。從之。

○三月，少師大學士楊士奇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

所著有沙羨稿、右臺稿、文籍志、東里集諸書。

吳郡楊氏，循吉日。楊文貞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吳蘇一郡，蓋有三人。尚書楊森，都憲吳訥，檢討陳繼嗣。嗣教書臨生，文貞初不相識。惟聞文襄處見其詩，遂薦之。○何氏孟春日，楊文貞在關時，其婿來京，久之。

皇明法傳錄

卷十九

齊皇帝

二十四

以一飯得
數千金
之功耶
送飯者之功

薛瑄陳啟
宗孝時勉
三光生皆
瀟流砥柱

嘗請念無裝資。會有知府某犯贓于萬。賣綠是婚。略
至數千。浼其末。救于文貞。不得已。于問理日。遣使持
食。至院云。楊少師與某知府。送飲。該道官送親釋其
刑具。候飯畢視事。一切聽令。遂得還職。我朝不立
宰相。然內閣之權已如此。

命翰林學士陳循入內閣。參預機務。○五月。柳園子祭
酒。李時勉于監前。既而釋之。先是議改建太學。上命
王振往視。時勉不為禮。振領之。令人廉其事。無所得。爨
倫堂前。有大樹。時勉嫌其一面陰翳。妨諸生班列。稍令
伐去。旁枝振遂聲聞。以為擅伐官樹。入私家用。傳旨柳
于監前。諸生皆伏闕請不從。

按聖旨以百斤枷柳時勉。肆諸成均。間時為三城。與
司業趙琬。寧傑。金繼同枷。時勉之枷特重。妄極。監不

可飲食自謂必死而助教李繼爲人浮薄時勉每
之至是繼力自劾繼家富素結諸權貴與某伯李者
爲兄弟四李讖令昌伯孫孫乃太后舅也李爲求
接下孫孫適生辰家設宴太后令內監持禮慶賀
孫因附奏臣今歲生辰殊不樂每比年每得公卿爲
賀國子李先生不過一簡絹帕然辱此君子臨幸爲
榮今諸公皆集獨李先生爲朝廷行揚之禁臣席
無此爲重故不樂爾奏上太后卽遣上言之曰
祭酒尊貴之臣奈何施以囊頭是甚綱紀上言不
知太后曰不知作甚皇帝上遣賜之乃知振所
爲也卽飛詔放時勉令往賀孫舅云乃得釋是時又
有蓋生石大用者上章乞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
請赦時勉者數千人涕泣者塞途商賈罷市又明年
上北狩勉北面頓首號慟上疏言遣將練兵迎回
車駕數事不從送致仕去

秋兀良哈三衛夷人寇邊發兵二十萬討之分爲四軍
成國公朱勇出喜峰口由東路左都督馬諒出界嶺口

由北路興安伯徐亨出劉家口由南路都督陳懷出古
北口由西北路踰滌河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至
全寧遇福餘逆戰走之次虎頭山遇泰寧朵顏又擊敗
之御史姚鵬上其功詔加通太保亨進封侯諒封招遠
伯懷平鄉伯餘爵進有差○太子賓客致仕國子監祭
酒胡儼卒○十一月壬子日有食之

乙丑正統十年正月會舉司府州縣官丁鑑等庶能著
稱治行超卓賜以勅諭衣鈔賜宴禮部○二月會試天
下舉人命翰林學士錢習禮侍講學士馬愉爲考試官
取商輅等一百五十人○三月廷試賜商輅周洪謨劉

名爲金鑑
史王振揚
其確此亦
故事而已

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五倫書成○進內閣學士
曹鼎吏部左侍郎陳循戶部左侍郎馬愉禮部左侍郎
苗衷兵部左侍郎並兼前職又擢侍講學士高穀爲工
部右侍郎仍兼前職入內閣與彛等同辦事愉尋卒○
始命內閣官與各衙門會議大政宣德以前每有大事
與羣臣面議傳旨施行不待批答上嗣位幼冲面議
遂廢至是始命廷臣赴內閣會議具本奏決○命禮部
侍郎兼侍讀學士王英代祀南鎮時浙江台寧等府久
旱民遭疫疾甚衆乃遣英齋香幣往祀南鎮以禳民厲
英至紹興大雨水深二尺灌獻之夕雨止見星明日又

侍御雨

皇明法傳錄

卷十九

二十六

大雨。田野霑足，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布政使孫原貞等陪祀，乃爲御製感應記刻石于廟。

丙寅正統十一年二月，少保大學士楊溥卒，年七十五。

謚文定。

范梈可楨
兩賢

楊文定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德遺之勤，惟江陵知縣范理頗不爲禮。溥聞而異之，後廉知其能，卽薦知安德府。再擢貴州布政使，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于理。聞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

正月始命各省遣內官提督鎮守，洪武中內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永樂中始令吏部選教官入內閣教書。正統初，王振於內府別設書堂，選翰林檢討正字等官入。

王來銜卒
也能禁探
惡固可
惜乎其為
匿名也

教內官始多聰慧知文義者自王振竊弄威福干預外
政於是各省鎮守并提督掌兵及經理內外倉場與提
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船織造等事無處無之未幾年間
差內官到五府六部稟事內官俱離府部官一文作揖
路遇公侯駙馬伯下馬旁立自後呼喚府部如呼所屬
公侯駙馬伯路遇內官反剋避矣昭代
典則○錦衣衛卒王
未為匿名文書數太監王振罪惡揭于通衢及振侄王
山家緝事者得之刑部論以妖言斬○降河南山西兵
部侍郎于謙為大理少卿仍舊巡撫謙巡撫二省十餘
年上章舉叅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忤王振意嗾言官

劾其擅舉自代之罪降職罷巡撫二省之民咸赴闕懇留乃復命巡撫

于謙每入京議事未嘗持上物賄當路汴人嘗誦其詩曰手帕磨茶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着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開閑話短長以此不能媚權貴凡在鎮十八年

三月 上閱武于近郊○命襄城伯李隆率師巡邊

丁卯正統十二年春詔選翰林院官十人入東閣習制誥選講讀以下儀表俊偉有才望者侍讀江淵裴綸侍講杜寧謝璉王玉修撰劉儼商輅編修陳文呂原李紹劉俊等令入東閣習制誥讀中秘書仍命侍經筵日在內府進學蓋儲之以備他日內閣之選○祭酒李時勉

時留心邊
患惟劉球
與亨信耳
識于未然
可謂明理

致仕蕭鉉代之○巡撫大同宣府總督屯種都御史羅
亨信上言虜酋也先專候橐橐圖爲入寇宜預于直北
要害增置城衛及修各衛土城備之不然恐貽大患議
者寢不行時叅將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三丁
取一爲兵又有勅令軍餘盡撥屯種量畝起科亨信奏
言北虜方驕邊民疲甚加以邊地賦薄若如所言是絕
其衣食而逼其逃竄也且當今事勢正宜布恩信以結
人心苟絕其衣食未有得其心者詔從之○以都督僉
事石亨爲左叅將守萬全

阜伯父嚴寬河南指揮嚴死亨嗣之善騎射有膽力
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刃當先輒立奇功累遷
皇明法傳錄卷十九 正統

都指揮任彪亦驍勇善
挽強揮斧從亨參謀

復于謙兵部右侍郎留理部事先是謙丁父憂詔起復
之累疏乞終制不允道行人汪瑛論祭茔墓事畢還朝
陛見遂復前職留京既而復聞母喪朝廷以邊事方殷
仍命起復○進提督遼東軍務王翔右都御史以征勦
建賊斬獲有功也○下霸州知州張需獄戍邊需才長
治民先佐鄭有聲泊守霸見民游食者多每里置簿列
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穀種粟麥桑麻紡績雞豚
之數週示暇則取簿驗之缺者罰於是民無游惰不一
年俱有恒產生理日滋後朝京受旌異畿內蝗作清之

惠無民吏
不有良吏
又以此

刑道言
而使之可

有法吏部侍郎魏驥異之效其法諸郡皆便牧馬者擾
民需管之領牧者譖于振捕下獄桎楚幾成竟謫戍邊
人咸惜而莫能救也○逮南京副都御史周銓及十三
道御史范霖楊永等下獄先是銓督南京糧儲諸御史
嘗劾其貪暴銓憾之及掌院置功過簿督責諸御史詰
旦而入日晏不輟霖永等不能堪乃合疏銓平日不法
事上之詔徵銓詣獄銓亦訴奏諸御史俱逮至未白而
銓得心悸疾死於是諸御史或降或謫霖永以言建議
獨得重罪未忿或獄中會恤刑霖得未減出獄數日亦

卒

戊辰正統十三年二月朔日有食之○春會試天下舉人命內閣學士高穀翰林侍讀杜寧爲考試官取岳正等一百五十人廷試賜彭時陳鑑岳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命內閣選進士爲庶吉士止選北方及蜀士被選者萬安劉珝劉吉李泰等二十人○七月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僭稱閩王遣都督劉聚等討之先是巡閩御史柳華檄各郡縣令鄉村各置隘門望樓編鄉民爲什伍設總小甲統帥之以防禦寇盜不從令者聽總小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民無敢違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爲總甲嘗個人田例子輸租外僨

田主以新米雞鳴。茂七始倡其民革之。又以輸租于遠者。令田主自運而歸。不許輒送其家。田主訴于縣。縣逮茂七不至。乃下巡檢追攝之。因而殺弓兵數人。縣聞于上司。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鬪。殺傷殆盡。遂刑白馬。歃血誓衆。舉兵反。他縣游民皆舉金鼓器械應之。烏合至十餘萬人。僭稱王號。署官職。八閩騷動。詔遣都督劉聚爲總兵。都督陳詔、劉德新爲左右叅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事討之。

鄧茂七。建昌人。初名鄧雲。豪傑爲衆所推。因殺人。官捕之。遂入福建。寧化縣。改名茂七。聚衆集會。願指殺人。縣官捕之。遂拒捕。率黨劫上杭。攻汀州。據杉關。攻光澤縣。大掠。願派而下。攻邵武。嚴掠其庫藏。數日。至

廣昌縣時福建參政宋彰交趾人與中官多故舊侵漁以萬計餽送王振遂陞福建左布政抵任計營所費驗戶歛之貧之不堪者苦爲所迫於是龍溪盛土蔣福成號集居民劫取聚茶旬日至數萬人逆襲龍溪揀縣治與茂七聲援相聞進劫沙縣將攻延平巡按福建御史汪澄至延平聞賊勢已熾即回會宣朝命御史丁宜按賊事宜發牌招茂七茂七笑曰吾從龍溪取延平據建寧塞二閩之入傳檄以下八閩誰敢窺焉遂殺齋驛使者據上臺立提甲里長殺都司其勢益盛

秋虛州賊葉宗留反征閩官軍遇之與戰不利都督陳韶敗灰遣工部尚書石璞都督徐恭督諸軍討之○河決滎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經陝留自毫入澗口又經蒙城至懷遠界入于淮

酸棗今屬
封府延津
縣弘子今
大名府開
州信陶今
東曰府也
氏河即今
衛河東郡
亦東昌府
梅州今即
城縣平陽
今德州清
河今慶平
縣及慶豐
縣信輝今
真州深州
梁山清在
東平州費
林今開州
渤海今屬

按河決之患三代已然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武帝而後則決于弘子決于館陶分爲屯氏河東故入海至元城時河始決滎郡分流于博州後決平原決泲漢元帝時河決信都皆東北並青異之境以達于海自東漢歷魏晉隋唐及宋並鮮河患迨宋仁宗至和間河始決大名神宗熙寧始決于澶州曹林北流斷絕河道前徙東瀆于梁山濼分爲二派一入南清河引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黃河入淮自茲澄勝矣黃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至我朝洪武二十年河決原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縣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而故道遂淤至是又決滎陽過封城之西南而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隋唐以前河自河淮自淮各自入海宋中葉以後河合于淮以趨海此古今河道遷徙之不同然前代河決不過壞民田廬我朝則慮妨漕矣故視前代爲尤急

冬靖遠伯王驥督兵破雲南叛夷思機發等于孟養寨時麓川思任發子思機發思卜發二孽復據孟養賊梁

為患。朝廷復命驥總督軍務，以都督官署總兵張凱

田禮為副，調率征夷兵十三萬以行。十月，我軍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驥，作浮梁渡兵以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欽衆據鬼哭山及芒崖山等寨，皆攻拔之。斬獲無算，而貴州都指揮洛宜、九谿衛指揮翟亨等亦戰歿于陣。二孽竟失所在，疑歿于亂兵。大軍踰孟養，至孟那等處而還。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夷首皆震怖，相謂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大軍至此，真天威也。驥還，詔增祿賜鐵券，令世襲。○守備處州監察御史朱英誅賊黨周明松等，先是葉宗留與其黨陳諫、胡

腹得二將，衆作亂，屢敗官軍。殺都指揮脫網，遣明松等四出剽劫。時承平日久，民不識兵革。及是，寇起勢熾，東南震駭。朝廷慮葉與闕寇合，命英與中官分守要地。英榜諭脅從，示以禍福。降者甚衆，以計生致明松等數人械于慶元牒報賊首黑面大王，領衆三萬來劫明松等。中官大懼欲走，英不可。卽誅明松等尸于市，賊聞之遂巡遁去。○十一月，鄧茂七遣別將陳敬德、吳都、總田德化、朱春、安溪、冠泉、郡知府熊尚初、逆賊于五陵拔兵敗被執，不屈。次副總兵陳榮遣兵與鄧七戰，敗。次之。